

欣逢元旦，《新民》复刊，自然是可喜的。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何况《新民晚报》跟读者一别就是十五年之久。但是，这在我们生活中是常有的事了。许多老朋友，一别二十秋，忽然又见面，“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

当然，在这玉宇澄清的大好时光，复刊《新民》，“悲”是用不着的。就在一九六六年动乱开始的时候，被迫与读者告别，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可悲的；倒不如说，是很幸运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只要回忆一下年就明白了。在那十年，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被迫

暂别归来

林放

靠边，一批混进报坛的打砸抢分子劫持了报纸的大权，玷污了舆论尊严，败坏了社会风气，戕害了青少年身心。可以说，这是中国报坛有史以来的空前浩劫。在这种浩劫中，停刊十年不是很幸运的吗？《新民晚报》有福了，十年动乱中，你没有欠下多少假大空的孽债。这十年对于《新民》报史是一片沉默。沉默也是生命史的一页；沉默，在某种情况下是好事。



未晚谭

读者

秦绿枝

“休息时断想”中提了一笔。不想这张报纸被幼儿园园长看到，马上进行纠正。如今他儿子已经“三十而立”了，还没有忘记这件事，那张剪报他也一直收藏着。

至于这位写信的读者也已退休，回到了上海，还在一家物业公司帮忙做点事，业余时间用钢笔学写“小篆”消遣……

我至今尚未出院。读者的信被拿回家了，说不出他的名字，只记得信封上写他家住在洛川东路。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其实是对我们晚报的信任。晚报在复刊之初，就能远销到大西北一事，增强了我们办报的信心。

在我的时间表上，划分段落的似乎并非是自然的年月日，而是写作的过程。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东西以后，我便要写作一阵小短篇那样的小东西，我称之为换气磨刀。写大东西，容易陷进局部，放松对结构的要求，还容易写“水”，因容器大了，不小心便掺杂。所以要用小东西来练精致和简练。但小东西写久了，却容易有匠气，匠气这东西最不好，是毛病，染上了就很难改，所以必须防微杜渐，不让它发病。此时，就须转到略大格式的写作上来，再一次扎进去，陷入茫无边际的处境。时间就在这样的交替反复中进行。日日相继，月月相继，年年相继。自然的交接被淹没和打散了，呈现出另一种人为的秩序，有时难免会觉得日夜颠倒。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农人的生活，他们劳动与收获的时段与自然相合，相互点缀，那是至美与至善。而我呢？开始就不是自然的本意，于是越走越远，最后，只能在纸上造一个小世界。

可还是让我尊重自然的安排，在这新开年的日子，说一声，新年，你好！（原载于2002年1月1日）

科学就是科学，日历撕掉今年的最后一页，2020年再凶猛，也就过去了。只是，科学毕竟只是科学，所有生命体乃至蛋白质片段，却受神秘莫测的自然法则支配；显然，疫情还没有过去，人类依然被疫病的威胁笼罩。

爱因斯坦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个认真钻研科学的人都会相信，某些精神力量明显存在于宇宙间的规律之中，比人类力量要优越得多。”这是爱因斯坦在1936年1月24日，回复小女生菲莉丝的信中所说。我深信小女生菲莉丝能够明白爱因斯坦的话，我却不尽然。不过，尽管在理解上不那么自信，爱因斯坦的话，还是足以成为我在2020年并今后的精神向导。除了努力寻求更优越的精神力量，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咱还能够怎样？

作为一个武汉人，咱还能够怎样？口罩都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子还会继续戴。尽量老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也都熬过了春夏秋冬还会继续熬。洗手消毒什么的，该做的，都做了。出个门，只露一双机警小眼睛，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窜回

小窝，得经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是英雄的城市啊，是英雄的人民啊，得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

相对来说，我还好。我还好的原因之一是：我原本学流行病出身。我的第一个大学，专业就是流

行病。我的第一份职业，就是流行病传染病防治医生。由于并不陌生，就没有太多恐惧，第一时间知道狼来了，就赶紧朝大家呼喊，就一忙忙到具体事务中去了：在各种媒体紧急呼吁，对本市防疫提出建议——被媒体朋友戏谑称为“池六条”。也反倒比往常更为勤奋地动起笔来。仅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就一连发了好几篇散文，这个系列散文除了在国内被广泛转载，也很快在法国在埃及被翻译传播。我还在《北京文学》重发旧作新读《霍乱之乱》，又新发中篇小说《封城禁足99天 脑子里闪过些什么》。我的写作都是一种积极渴求，我在寻求更健康更优越的精神力量。

我在复刊后的晚报又工作了十几年，可谓“乏善足陈”，唯有对读者的来信来稿是不敢怠慢的。坦白说，读者来稿中可用的确实不多，但偶尔也能发现篇把能“出奇制胜”的。记得有位四川的读者以一个修鞋匠的口吻写了一篇致当地某皮鞋厂的信，感谢这家厂制作出来的皮鞋质量太差，所以他就在离厂不远处摆了一个修鞋的摊位，生意十分兴旺……全文写得很是幽默，我一看就中，放在版面的头条登了出来，反映也很好。

也有让我上当的。有一次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当时很走红的女歌星写她怎样成长经过的稿子，文字看起来还朴实，也不很长，就决定采用。但心里也有点嘀咕：这位女歌星怎么会看上我们报纸的？放了几天，还是刊登出来。不久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自称那篇稿子是他假托那位女歌星的名义写的，事实是根据女歌星与别人的谈话。这个读者说，他就是要考验一下你们是不是很看重名人，果然被他抓住了把柄。看到这封信让我好像误吞了一只苍蝇似的难受了好久。我是错了，看重名人并不错，错在我工作不仔细，更错在我低估了复杂的世道人心。

读者的意见也不少，只要是有益于我们工作的，哪怕再尖锐我们也接受。回想我还在文艺出版社编《艺术世界》的时候，编到第二期，内容尚可，销路上去了，正暗暗得意之际，忽有读者来信指出，你们这一期的文章标题怎么都有个“的”字，单独看不触眼，放在一起就显得单调无味……我

变化鲲鹏有道遵，在明明德在新民。报章重叠千花散，阔海遥天烂熳春。

章！重叠千花散，阔海遥天烂熳春。

变化鲲鹏有道遵，在明明德在新民。

报章重叠千花散，阔海遥天烂熳春。

一九八二年元日为新民晚报题

赵朴初

于是，我又想起某诗人以《树》为题的警句：

“沉默了一个冬天，酝酿了一个春天。”“夏天到了”，终于“使每一片绿叶都抢先发言”。

一个冬天的沉默，加上一个春天的酝酿，《新民晚报》这棵饱历风霜的五十多年的老树，终于重发新枝，绿叶成阴，吸取阳光雨露，散发清新空气。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祝愿《新民》，永远不要脱离人民的生活。

这样想一想，可知十五年的分手，只能算是暂别。暂别归来，“未为晚”也；即以此题，作为《未晚谭》重来的第一篇，以就教于读者。

（原载于1982年1月1日）

小时候，祖父教我背诵唐诗，“葡萄美酒夜光杯”，童心中生长了美的想象。青年时看过于伶同志写的话剧《夜光杯》，酒杯里有一颗妇女的爱国心。去年初夏，为拍摄《牧马人》到甘肃去看外景，在酒泉购得名闻世界的夜光杯一双。前些天，朋友告诉我，《新民晚报》复刊，副刊改名《夜光杯》，于是浮想联翩。三句不离本行，就用蒙太奇将几个镜头剪辑在一起了。

我经常想，一部作品必须要有时代特色，但也不能缺少中国历史传统特色，乡土特色。

且以酒泉所产的夜光杯而论，是具备这些特色的。原料是祁连山的墨玉，雕琢成杯，举杯对光一照，黛色中有淡色的波纹，很像月光从乌云中透出的光彩。购杯后夜抵旅次，与编剧李准同志斟酒杯中，促膝交觥，畅谈平生。从甘肃名酒“陇南春”谈到“欲饮琵琶马上催”诗句中的马。又从河西走廊山丹马场广阔的草原，想起“天苍苍，野茫茫”这首古老的《敕勒歌》。于是决定将它贯穿在影片《牧马人》中。

一部创作的构思，有时由于外界事物的触动，经过自己长期的累积、消化，因素是极复杂的。往往自己也说不清。因职业的关系，成年南奔北走，到过名山大川，也路过不少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的穷乡僻壤。我爱买几件有当地特色的小物件：河南的唐三彩复制品，都江堰的沙石，青田的印章，也捡过戈壁滩上的彩色石子，古城脚下的黄土。这些小东西，它们帮助我留下了生活的脚印，我当它为“没字的书”，只有我才读得懂。它给予我灵感、智慧。小小的夜光杯，它也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

用古代的《凉州曲》《敕勒歌》在今天祁连山下拍摄八十年代的影片，连接在一起，觉得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爱国家，爱乡土的情感，从古至今是一致的。时代不同，当年《凉州曲》《敕勒歌》的作者，在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古代，感情上不自觉地流露出慷慨苍凉的气息。但，他们出自内心的爱国豪情，至今我们读来还是很感人的。

三中全会后，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到来了。没有这个转折，晚报副刊命名《夜光杯》怕也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在劳动之余，下班之后，读点小文章作为休息，也是不可能的。

鸡年的鸡鸣报晓声，犹有余音，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彩霞已跃上大地。

举起夜光杯，斟满葡萄美酒，祝愿祖国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干杯！（原载于1982年1月1日）

仍是未曾谋面的“神交”。自我退休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在春节前后寄我一首《西江月》贺词。今年春上，更用毛笔给我写了二三幅字，其中一幅是吴老98岁时作的长诗《梦游珠穆朗玛》。识者认为其瑰丽奇幻，可以追踪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真乃寿征仙兆。借此祥瑞，顺祝新民晚报健康长寿，永葆青春。（原载于2012年1月1日）

在国内旅行，大家喜欢坐飞机，因为它舒适、快、节省时间。但是，坐飞机作长途旅行，从北京去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决非一件快事。

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发生“喷气滞呆”。这个词是从英文Jetlag译过来的。

我第一次在外国报刊上看到这个英文单词时，即使查了字典，仍然似懂非懂，半明不白。因为我们中国人坐飞机少，坐飞机作长途旅行的更少，因此不了解目前大型喷气客机给旅客带来的影响。“喷气滞呆”就是每个旅客坐这种飞机作长途快速旅行后必然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这次从北京到多伦多，途经东京和温哥华，绕地球半周，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空中旅行，深深感到“喷气滞呆”的痛苦。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夜光杯抒怀

谢晋



变化鲲鹏有道遵，在明明德在新民。报章重叠千花散，阔海遥天烂熳春。

一九八二年元日为新民晚报题

赵朴初

年年相继

王安忆

在我的时间表上，划分段落的似乎并非是自然的年月日，而是写作的过程。每写完一个较长的东西以后，我便要写作一阵小短篇那样的小东西，我称之为换气磨刀。写大东西，容易陷进局部，放松对结构的要求，还容易写“水”，因容器大了，不小心便掺杂。所以要用小东西来练精致和简练。但小东西写久了，却容易有匠气，匠气这东西最不好，是毛病，染上了就很难改，所以必须防微杜渐，不让它发病。此时，就须转到略大格式的写作上来，再一次扎进去，陷入茫无边际的处境。时间就在这样的交替反复中进行。日日相继，月月相继，年年相继。自然的交接被淹没和打散了，呈现出另一种人为的秩序，有时难免会觉得日夜颠倒。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农人的生活，他们劳动与收获的时段与自然相合，相互点缀，那是至美与至善。而我呢？开始就不是自然的本意，于是越走越远，最后，只能在纸上造一个小世界。

可还是让我尊重自然的安排，在这新开年的日子，说一声，新年，你好！（原载于2002年1月1日）

科学就是科学，日历撕掉今年的最后一页，2020年再凶猛，也就过去了。只是，科学毕竟只是科学，所有生命体乃至蛋白质片段，却受神秘莫测的自然法则支配；显然，疫情还没有过去，人类依然被疫病的威胁笼罩。

爱因斯坦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个认真钻研科学的人都会相信，某些精神力量明显存在于宇宙间的规律之中，比人类力量要优越得多。”这是爱因斯坦在1936年1月24日，回复小女生菲莉丝的信中所说。我深信小女生菲莉丝能够明白爱因斯坦的话，我却不尽然。不过，尽管在理解上不那么自信，爱因斯坦的话，还是足以成为我在2020年并今后的精神向导。除了努力寻求更优越的精神力量，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咱还能够怎样？

作为一个武汉人，咱还能够怎样？口罩都戴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子还会继续戴。尽量老家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也都熬过了春夏秋冬还会继续熬。洗手消毒什么的，该做的，都做了。出个门，只露一双机警小眼睛，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窜回

小窝，得经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是英雄的城市啊，是英雄的人民啊，得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

相对来说，我还好。我还好的原因之一是：我原本学流行病出身。我的第一个大学，专业就是流

拆信乐

圣野

一个感情的秘密，打开了一个寄信人拥有的快乐。新年来了，一只只友谊的小白鸽，更密集地向我飞来。

在拆开每一封雪白的来信以前，让我从心里，先说一声“谢谢”！（原载于2002年1月1日）

再艰险的世道，也并非没有可喜之处。这一年我阅读量大增。为要静心，读以赛亚·柏林。气氛恐怖，读东野圭吾。倍感自己愚蠢，读特别聪明的朱利安·巴恩斯。没有理由的，我还再一次重读了张爱玲。《异乡记》，没有写完的半本书小册子，当我以2020年的年龄与阅历再次细读，又读出了新的震撼与心得，对于我检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作出果断决定，都有极大启发与支持——更优越的精神力量！有一些更优越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天才的智慧，这或许是天才自己都不知道的。只因天才的独创性，往往来自非理性的感性深渊，在感性的最深处，要有光，就有了光。贝多芬交响曲全套，马勒交响曲全套，那几乎是能够直接领受的更优越的精神力量。古典音乐大师们从来不死，现当代音乐杰作层出不穷，一个人得有多少独处岁月，才能够享用呢。生活是行动，的的确确不只是数字。来，让我们用行动勇敢翻篇，把自己内心的沉重气氛与紧张情绪翻过去，疫情不肯过去我过去，解脱自我惊惧，敞开大门，与大地重逢。（原载于2021年1月1日）

信像一只只白鸽，从四面八方，向着我飞来。一天到晚，最最快乐的时间，便是拆信的时间。拆开了一封信，拆开了

把杂志一翻，果然如此，一个人顿时面红耳赤，浑身燥热不安，但以后编版面就有了戒心，注意标题的多样化。

编者与读者作者合作得好，也是一种“缘分”。今年103岁的老寿星吴祖刚先生最初向晚报投稿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和吴祖光是堂兄弟，只看中他写的旧体诗词是此中的行家手里。那一年祖光来上海，对我说：“吴祖刚是我大哥，是我们最有学问的，几时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他。”话是说了，并未实现，祖光却先已大去。直到现在，我与吴老

在国内旅行，大家喜欢坐飞机，因为它舒适、快、节省时间。但是，坐飞机作长途旅行，从北京去加拿大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决非一件快事。

这里的主要问题，就是发生“喷气滞呆”。这个词是从英文Jetlag译过来的。我第一次在外国报刊上看到这个英文单词时，即使查了字典，仍然似懂非懂，半明不白。因为我们中国人坐飞机少，坐飞机作长途旅行的更少，因此不了解目前大型喷气客机给旅客带来的影响。“喷气滞呆”就是每个旅客坐这种飞机作长途快速旅行后必然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这次从北京到多伦多，途经东京和温哥华，绕地球半周，经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空中旅行，深深感到“喷气滞呆”的痛苦。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十五日北京时间上午九点起飞，到东京时正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晚上六点，我们转乘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东京，到达温哥华是第二天当地时间上午十点，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日期仍然是十五日。但是这一夜过得特别短，只有五个小时就天亮了。看看我的手表，温哥华的上午十点，正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也正是我平时睡得正酣的时候。



我们在温哥华机场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半，才转换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多伦多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九点。由于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我们正好在空中旅行了二十四个小时。

在这么长时间的旅行中，我们虽然在飞机上吃了四顿高质量大的饭，可是肚子始终咕咕作响，好似一天根本没有吃过饭似的。人虽然疲乏，但是在飞机上难以入睡，只是到多

伦多下榻以后才睡了一个好觉。

但是，在接着的二三天内，白天昏昏沉沉，而到晚上躺下后睡不到两个小时，人已清醒，眼睛睁开，盼着赶快天亮。食欲大减。有一次一位华侨朋友招待我们，尽管满桌鸡鸭鱼肉，我们也只能稍许动动箸匙杯盘，装模作样，以谢主人之盛情。

每一个到国外去作长途快速旅行的人，都要有一个适应时差的过程，以便被破坏了的生理代谢过程重新恢复正常的功能。（原载于1982年1月1日）

《夜光杯》辟一个小小专栏，名《十日谈》，十天左右谈一个题目。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为一周，或为半月。这一回叫《萍踪杂记》，叙说一些海外见闻。

萍踪杂记